

世 界 文 学 名 著 宝 库

Baofali
Furen

世界文学名著宝库

包法利夫人

[法]福楼拜 / 著 罗国林 / 译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包法利夫人

包法利夫人

（法）居斯塔夫·福楼拜著 李健吾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Shejie Wenxue Mingzhu Baoku

世界文学名著宝库

包法利夫人

[法]福楼拜 / 著 罗国林 / 译

*Baofali
Furen*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包法利夫人 / (法)福楼拜(Flaubert, G.) 著; 罗国林译.
—合肥: 安徽文艺出版社, 2005. 5
ISBN 7-5396-2570-8

I. 包... II. ①福... ②罗... III. 长篇小说—法国—
近代 IV. 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44093 号

包法利夫人

(法)福楼拜 著 罗国林 译

责任编辑: 段晓静

出版: 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)

网 址: www.awpub.com

邮政编码: 230063

发 行: 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

印 刷: 合肥华星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850×1168 1/32

印 张: 10

字 数: 260,000

印 数: 6000

版 次: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7-5396-2570-8

定 价: 13.00 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*Baofali
Furen*



出版说明

世界文学名著以其优美的文字、丰富的艺术表现及所展现的广阔的社会现实和深刻的思想内涵,长期以来一直为广大读者所喜爱。世界文学名著的阅读,对人们了解不同时代、不同民族的文化心理与审美情趣,对青少年在潜移默化中完善健全的人格,培养深厚的人文精神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。为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,我们推出了这套插图本《世界文学名著宝库》。

插图本《世界文学名著宝库》虽然冠以“世界文学”,但其选目却仅为外国文学作品。本社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外国文学出版,拥有相当一批国内著名的译作者。特别是外国文学名著的出版,日积月累,渐有所成,形成了自己的独特品格,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厚爱。本丛书的编选,参考了国家教育部制定的语文课程标准课外阅读推荐书目,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范围;所选作品多为本社积累的名家名译;为增加阅读趣味,所选作品都配有精美的插图。

本社将更进一步贴近新老读者,力求本丛书涵盖广泛、遴选严谨、编校细致、制作精良,以便于读者阅读、收藏;本社也期望新老读者关心本丛书,不断提出好的建议,以便更好地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。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Baofuli Furen

上 卷	3
中 卷	 61
下 卷	205

献 给
路易·布耶

外省风俗

上
卷



1

我们正上自习，校长进来了，后面跟着一个没穿制服的新生和一个扛着一张大课桌的校工。打瞌睡的同学都惊醒了，大家起立，像是正用功被搅扰了似的。

校长做手势让我们坐下，然后转向班主任，低声对他说：

“罗杰先生，我给你带来一个学生，先让他进五年级^①，学习和操行都好的话，就按年龄，把他编到高年级吧。”

新生站在门后墙角几乎看不到的地方。这是一个乡下孩子，15岁左右，个子比我们谁都高。头发顺前额剪齐，像乡村教堂唱诗班的孩子，神情规矩而十分局促不安。他肩膀不算宽，但身上那件绿呢黑纽扣的上衣，抬肩似乎太紧，袖口露出裸惯的红红的腕子。浅黄色长裤的裤管被背带吊得老高，穿蓝色袜子的小腿露在外头。脚上一双钉了钉子的皮鞋，非常结实，但擦得不亮。

我们开始朗读课文。他聚精会神地听着，连腿也不敢跷起，胳膊肘也不敢支在课桌上，像听布道一样专心。两点钟下课铃响了，班主任不得不提醒他一声，他才随同我们走出教室。

我们有个习惯，一进教室，就把帽子扔在地上，腾空了手好做功课。做法是一到门口，就把帽子扔出去，穿过凳子底下，一直飞到墙根，扬起一片灰尘。这是我们的拿手好戏。

但这新生不知是没有注意到这做法，还是不敢照着做，祷告完了，他仍然把帽子放在膝盖上。他那顶帽子可是颇有特色，既像熊皮帽、骑兵盔，又像圆筒帽、水獭皮鸭舌帽和棉布睡帽，总之不三不四，十分寒碜，它那不声不响的难看样子，活像一个表情莫名其妙的傻子的脸。它呈椭圆形，里面用鲸鱼骨支撑；帽口有三道环状滚边，往上是由丝绒和兔子皮镶成的菱形方块，彼此交错，中间有红道隔开；再往上，是口袋似的帽筒和硬纸板剪成的多角形帽顶；帽顶蒙着一块图

① 相当于初中二年级。

案复杂的彩绣,中间垂下一根过分细的长带子,末梢吊着一个结成十字形花纹的金线坠子。那顶帽子倒是崭新的,帽檐闪闪发光。

“站起来。”老师叫道。

新生站起来,帽子掉了,全班笑开了。

他俯身去捡帽子,邻座的同学用胳膊肘把它捅到地上,他再次弯腰才捡起来。

“放下你的战盔吧。”风趣的老师说道。

同学们哄堂大笑,窘得这可怜的孩子不知道该把帽子拿在手里,扔到地上,还是戴在头上好。他又坐下,双手放在膝盖上。

“站起来,”老师又说,“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。”

新生结结巴巴,说出一个听不清楚的名字。

“再说一遍。”

他吞吞吐吐又说一遍,引得全班哗笑,还是一个字母也听不清。

“大声点儿!”老师喊道,“大声点儿!”

于是,新生下了最大决心,口张得大大的,像喊人似的,扯开嗓门,嚷出这样几个字:“夏包法里。”

整个课堂轰的一声吵嚷开了,越闹越凶,夹杂着尖叫(有人乱吼,有人学狗叫,有人跺脚,有人重复:“夏包法里!夏包法里!”)。吵嚷好一阵子,才变成零星的嘘叫,好不容易平静下来。但忽然,一排学生之中,还有人禁不住笑出声,就像没有燃尽的鞭炮,东一声西一声响起来。

老师一再威胁要重罚作业,课堂秩序才渐渐恢复。他让新生拼音,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念,再连起来重说一遍,才弄明白他的名字是夏尔·包法利,立刻命令这可怜虫坐到讲台前面那条懒学生坐的板凳上。新生站起来,离开自己的座位,但又显得犹豫不决。

“你找什么?”老师问道。

“我的帽……”新生怯生生地说,不安地四下张望。

“全班罚抄五百行诗!”老师一声怒吼,就像涅普君的咒语^①——

^① 涅普君为希腊传说中的海神,据维吉尔的长诗《依涅德》(Aeneid)描写,他只要说一声“Quo ego”(我要),风暴就会马上停息。

样，制止住了另一场风暴。“不许吵闹！”老师怒不可遏，一边继续训斥，一边从帽子里抽出一块手绢擦着脑门。“至于你，新生，给我把‘ridiculussum’^①这个动词词组抄写二十遍。”

然后，他把语气放缓和些：

“哎！你的帽子吗，会找到的，又没人偷走！”

整个教室又安静下来。一个个脑袋俯在练习本上。新生端端正正坐了两个小时，尽管不时有人用笔尖弹起一个小纸球，飞来打在他的脸上。他只是抬手揩一揩，低眉垂目，纹丝不动。

晚自习时，他从课桌里取出袖套，把文具整理好，然后细心地在纸上打线。我们看见他学习认真，每个字都查字典，很卖力气。他大概就是凭着这种顽强的意志，才没有降班，因为他语法掌握得还勉强可以，造句却半通不通。他的拉丁文是村里的本堂神甫开的蒙，他父母图省钱，迟迟不送他上中学。

他的父亲夏尔－德尼－巴托洛梅·包法利先生，原本是助理军医，1812年左右，在征兵事件中受到牵连，被迫退役，靠天生的长处，即长相漂亮，赢得了一位帽商女儿的爱，毫不费力捞到6万法郎的陪嫁。此人是个美男子，爱夸夸其谈，故意让马刺碰得铿锵作响，颊须生得连着八字胡，手指上常戴着戒指，所穿衣服颜色鲜艳，外表颇像一位勇士，见人就打招呼的那股热情却像一个旅行推销员。结婚头两三年，他全靠妻子的财产生活，吃得考究，常睡懒觉，抽细瓷大烟斗，夜里看完戏才回家，是咖啡馆的常客。不料岳丈仙逝，遗产甚少，他一气之下办起了制造业，结果赔了钱，于是退居乡村，希望在那里发起来。可是，他一不懂种田，二不懂织布，几匹马只供自己骑，而不让它们去耕地，苹果酒一瓶瓶喝光，而不一桶桶运去贩卖，最肥的鸡鸭都宰来吃掉，用猪油擦打猎穿的靴子。这样，他很快就发现，一切碰运气发财的念头最好从此打消。

他每年出200法郎，在科和庇卡底两地区交界的一个村子里，租了一座半像农庄半像住宅的房子。从45岁起，他就守在家里不出

① 拉丁文，意为“是滑稽可笑的”。

门，闷闷不乐，懊恼万分，抱怨上天，见人就妒忌，声称自己厌恶尘世，决心清静地过日子。

他妻子过去爱他爱得神魂颠倒，百依百顺，结果反而使他变得不冷不热。她早年性格活泼，感情丰富，充满爱心，上了岁数，就变得（像酒走了气，变酸了一样）脾气古怪，唠唠叨叨，喜怒无常。她看见他追逐村野的浪荡女人，夜里经常从一个又一个下流地方，被人送回家来，烂醉如泥，酒气熏天。起初她心里非常痛苦，但并不抱怨，后来自尊心再也忍不下去了，就干脆不言不语，忍气吞声，直到离开人世。她终生劳碌，东奔西跑，今天去找律师，明天去见商会会长，想起欠款到期，还得去交涉缓付，在家里不是缝缝补补，就是洗洗烫烫，监督雇工，开发工钱。而先生呢，成天无所用心，昏昏糊糊，半睡半醒，还总像窝了满肚子气，坐在火炉边抽烟，往灰里吐痰，就这样不清醒过来还好，清醒过来净对她说些没心没肺的话。

她生了一个男孩儿，不得不送到奶妈家喂养。小把戏回到家里，娇宠得像个王子似的。母亲喂他蜜饯，父亲让他赤脚奔跑，甚至冒充哲学家，说他可以像幼畜一样，赤条条去外面玩耍。对于幼儿教育，这位父亲抱着某种男性的理想，力图排除母性的影响，按自己的理想培养儿子，以斯巴达的方式，让他经受严酷的磨炼，练出一副强健的体魄。他打发孩子睡觉不生气，教他大口喝朗姆酒和咒骂宗教仪式的队伍。可是，这孩子天性温顺，他的努力没有取得预期效果。母亲成天把他带在身边，给他剪硬纸块，讲故事，一讲起来就没个完，一个人喋喋不休，充满忧郁的快乐和闲聊的甜蜜。她日子过得孤单寂寞，对虚荣的渴慕早已支离破碎，便把希望一股脑儿寄托在孩子身上。她梦想高官厚禄，看见儿子已经长大成人，风度翩翩，才华横溢，当上了土木工程师或法官。她教他读书，甚至弹着她的那架旧钢琴，教会了他唱两三支浪漫小调。可是，包法利先生轻视舞文弄墨那一套，看见老伴所做的这一切，只是说：“白费力气！”难道他们有能力送他上公立学校，给他买一个官职或提供一笔做生意的本钱吗？再说，“一个人只要天不怕地不怕，在社会上就不愁吃不开。”包法利夫人咬住嘴唇，孩子成天在村里野跑。

他跟在犁地的农夫后头，扔土块赶得乌鸦乱飞，沿河沟摘桑葚吃，拿根长竿子看火鸡，收获季节翻晒谷子，去树林子里乱跑，雨天在教堂廊檐下玩造房子，遇到重大节日，就央求教堂的杂役让他敲钟，整个身子吊在那根粗绳子上，在空中荡来荡去。

这样，他长得如同一棵橡树，两手粗大，肤色健康。

他 12 岁的时候，母亲才争取到让他开蒙，请本堂神甫当老师。可是，上课的时间短，又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没有什么效果。神甫不是忙里偷闲，赶在行洗礼和葬礼之间，在圣器室，匆匆忙忙，站着给他讲点功课，就是在晚祷之后，不出门时，打发人叫他过来教。他们上楼，到神甫卧室里坐下，蚊子和蛾子绕着蜡烛飞旋。房间里闷热，孩子很快就昏昏入睡，老头子不一会儿也打起盹来，双手搁在肚皮上，张开嘴，鼾声如雷。有时，神甫给附近的病人做完临终圣事回来，看见夏尔在田野里玩耍，就把他叫到跟前，在树阴底下开导他一刻钟，顺便教教动词变位，但往往天上掉下雨点或一个熟人经过，打断他们。不管怎样，神甫对自己的学生是满意的，甚至说小家伙记性蛮好。

不能让夏尔长此下去。太太下了决心。先生呢，也过意不去，或者不如说厌倦了，没怎么反抗就让了步，同意再等一年，就让孩子接受初领圣体。

一晃又是半年，第二年总算决定把夏尔送进卢昂中学。是接近 10 月末，由他父亲亲自送去的，其时正逢圣·罗曼庙会^①。

夏尔当时的情形，现在我们恐怕谁也不记得很清楚了。总的讲，他是个性温和的孩子，玩的时候就玩，学习的时候就学习，堂上用心听讲，进宿舍安静睡觉，在饭堂好好吃饭。他的监护人是冈特里街一位五金批发商，星期天铺子不营业，每月把他接出来一次，打发到码头去散散步，看看船，然后一到 7 点钟，就赶在晚饭前送回学校。每星期四晚上，夏尔用红墨水给母亲写一封长信，写好之后用三个面团子封好，然后复习历史课的笔记，或者读一本扔在自习室的旧书

① 卢昂最大、最著名的庙会，从 10 月 23 日起，历时 25 天。

《阿纳喀尔席斯》^①。散步的时候，他常与校工聊天。校工和他一样，也是乡下来的。

他靠死用功，在班上始终保持着中不溜，有一次考博物学，甚至还得了个一等奖哩。可是，第三学年末，父母让他退了学，准备让他去学医，深信中学毕业的水平，他靠自学就能达到。

母亲到她认识的一位染匠家，在五层楼为他挑了一个临洛贝克的房间，讲定膳宿费，买了一张桌子、两张椅子等家具，又从家里运来一张樱桃木旧床，还买了一个小小的铸铁炉子和一些劈柴，免得她可怜的孩子挨冻。她一直待到周末才离去，临走之前，千叮咛万嘱咐，说从此他一人 在外，无人管教，一定要处处学好。

印在布告牌上的课程表，他一看都吓呆了：什么解剖学、病理学、生理学、药理学、化学、植物学、诊断学、治疗学，还有什么卫生学和药 学，全是一些闻所未闻的名词，像一座座神殿的大门，黑洞洞的，森严 吓人。

上课他像腾云驾雾，听也白听，半点不懂。然而，他硬着头皮学，笔记记了一本又一本，每课必上，一次实习不缺，当天的功课当天完成，像一匹推磨的马，两眼蒙住，绕着磨盘转呀转，根本不知道磨的是 什么东西。

为了替他省钱，母亲每星期托信差给他捎来一块烤牛肉。他上午从医院回来，一边拿它就午饭吃，一边用鞋底踩墙。撂下碗，又朝教室、解剖室或救济院跑，然后又穿过一条条街，回到寓所。晚上，用完房东预备的简单的饭食，便上楼回到卧室，埋头功课，身上汗湿的衣裳经熊熊的炉火一烤，直冒热气。

晴朗夏日的傍晚，暑热消散的街上行人稀少，女佣人们在门口踢毽子，他便打开窗户，趴在窗台观看。打窗下流过的小河，在一座座小桥和栅栏之间，呈现出黄色、紫色或蓝色，给卢昂这个破旧的小区，增添了几分威尼斯的风味。一些工人蹲在岸边洗胳膊。各家阁楼顶

^① 此书是一本游记，成于 1778 年，记述古代西徐亚人阿纳喀尔席斯游历希腊的情况。